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4n0198

佛說義足經

吳　支謙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桀貪王經
  - 2 優填王經
  - 3 須陀利經
  - 4 摩竭梵志經
  - 5 鏡面王經
  - 6 老少俱死經
  - 7 彌勒難經
  - 8 勇辭梵志經
  - 9 摩因提女經
  - 10 異學角飛經
  - 11 猛觀梵志經
  - 12 法觀梵志經
  - 13 兜勒梵志經
  - 14 蓮花色比丘尼經
  - 15 子父共會經
  - 16 維樓勒王經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98
佛說義足經卷上(八雙十六輩)

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

桀貪王經第一

聞如是：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梵志。祇樹間有大稻田，已熟，在朝暮當收穫。梵志晨起，往到田上，遙見禾穟，心內歡喜，自謂得願，視禾不能捨去。佛是時從諸比丘，入城求食，遙見梵志喜樂如是，便謂諸比丘：「汝曹見是梵志不？」皆對言：「見。」佛默然入城，食後各還精舍。
即日夜，天雨大雹，皆殺田中禾。梵志有一女，亦以夜死。梵志以是故，愁憒憂煩，啼哭無能止者。明日，眾比丘持應器入城求食，便聞梵志有是災害，啼哭甚悲，非沙門、梵志、及國人所能解其憂者。比丘食竟，還到佛所，作禮白：「梵志意狀如是。」言適竟，梵志啼哭，來到佛所，勞佛竟，便坐佛邊。
佛知其本憂所念，即謂梵志言：「世有五事，不可得避，亦無脫者。何等為五？當耗減法，欲使不耗減，是不可得；當亡棄法，欲使不亡棄，是不可得；當病瘦法，欲使不病瘦，是不可得；當老朽法，欲使不老朽，是不可得；當死去法，欲使不死去，是不可得。「凡人無道、無慧計，見耗減、亡棄、老、病、死法來，即生憂憒悲哀，拍髀熱自，耗身無益。何以故？坐不聞知諦，當如是。梵志！我聞有抱諦者，見耗減法、亡棄、老、病、死法來，不以為憂。何以故？已聞知諦，當如是。不是獨我家耗，世悉亦爾。世與耗俱生，我何從獨得離？慧意諦計，我今已耗，至使憂之，坐羸不食，面目委色，與我怨者快喜、與我厚者代憂，慘慼家事不修計耗，不可復得。已諦如是，見耗減、亡棄、老、病、死法來，終不復憂也。」
佛以是因緣，為梵志說偈：

「不以憂愁悲聲，　多少得前所亡？
痛憂亦無所益，　怨家意快生喜。
至誠有慧諦者，　不憂老病死亡，
欲快者反生惱，　見其華色悅好。
飛響不及無常，　珍寶求解不死，
知去不復憂追，　念行致勝世寶。

諦知是不可追，　世人我卿亦然，
遠憂愁念正行，　是世憂當何益？」

佛復為梵志極說經法，次說布施、持戒，現天徑欲善，其惡無堅固。佛知梵志意軟向正，便見四諦。梵志意解，便得第一溝港道，如染淨繒，受色即好。便起，頭面著佛足，叉手言：「我今見諦，如引鏡自照。從今已後，身歸佛、歸比丘僧，受我為清信士，奉行五戒，盡形壽淨潔不犯戒。」便起，繞佛三匝而去。
眾比丘便白佛言：「快哉！解洗梵志意乃如是，至便喜笑而去。
佛語諸比丘：「不但是返解是梵志憂。過去久遠，是閻浮利地有五王。其一王名曰桀貪，治國不正，大臣、人民悉患王所為，便共集議言：『我曹家家出兵。』皆拔，白到王前，共謂：『王寧自知所為不正、施行貪害萬姓不？急出國去，不者必相害傷。』王聞大恐怖、戰慄，衣毛悉豎，以車騎而出國去，窮厄織草薪，賣以自給。大臣、人民取王弟拜作王，便正治，不枉萬姓。
「故王桀貪聞弟興將為王，即內歡喜計言：『我可從弟有所乞，可以自活。』便上書，具自陳說，便從王乞一鄙，可以自給。王即與之，愍傷其厄，得一陬便正治；復乞兩陬、四、五至十陬；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至百陬；二百至五百陬；便復乞半國，王即與之，便正治。
「如是久遠，桀貪生念，便興半國兵，攻弟國即勝，便自得故國。復生念：『我今何不悉興一國兵，攻二國、三國、四國？』便往攻，悉得勝，復正治四國。復生念：『今我何不興四國兵，攻第五國？』便往攻，即復得勝。是時，陸地盡，四海內皆屬王，便改號自立為大勝王。
「天帝釋便試之，寧知厭足不？便化作小童梵志，姓駒夷，欲得見王，被髮、拄金杖、持金瓶，住宮門。守門者白王言：『外有梵志，姓駒夷，欲見王。』王言：『大善。』便請前坐，相勞問畢，却謂王言：『我屬從海邊來，見一大國豐樂，人民熾盛，多有珍寶，可往攻之。』王審足，復欲得是國，王言：『我大欲得。』天王謂言：『可益裝船，興兵相待，却後七日，當將王往。』適言天王便化去。
「到其日，便大興兵益裝船，不見梵志來。是時，王愁憂不樂，拍髀如言：『怨哉！我今以亡是大國，如得駒夷不堅獲，如期反不見。』是時，一國人民迴坐向王，王啼亦啼，王憂亦憂。王處憂未嘗止，聞識經偈，便生意而說言：

「『增念隨欲，　已有復願，　日盛為喜，

從得自在。』

「王便為眾人，說欲偈意，有能解是偈義者，上金錢一千。時坐中有少年，名曰鬱多。鬱多即白王言：『我能解是義，相假七日乃來對。』到七日，白母言：『我今欲到王所解王憂。』母謂子：『子且勿行，帝王難事如燃火，其教如利刀，難可親近。』子言：『母勿愁憂，我力自能淹王偈義，當得重謝，可以極自娛樂。』便到王所言：『我今來對其義。』即說偈言：

「『增念隨欲，　已有復願，　已放不制，
如渴飲湯。　悉以世地，　滿馬金銀，
悉得不厭，　有黠正行。　如角距生，
日長取增，　人生亦爾，　不覺欲增。
飢渴無盡，　日日復有，　金山拄天，
狀若須彌，　悉得不厭，　有黠正行。
欲致痛冥，　未嘗聞之，　願聞遠欲，
厭者以黠，　厭欲為尊，　欲漏難離。
黠人覺苦，　不隨愛欲，　如作車輪，
能使致堅。　稍稍去欲，　意稍得安，
欲得道定，　悉捨所欲。』

「王言：『知意。悉治世地，盡四海內無不至屬，是亦可為厭，乃復遠欲貪海外國。』大勝王即謂鬱多言：

「『童子若善，　以尊依世。　說欲甚痛，
慧計乃爾。　汝說八偈，　偈上千錢，
願上大德，　說義甚哀。』

「鬱多以偈報言：

「『不用是寶，　取可自給。　最後說偈，
意遠欲樂。　家母大王，　身羸老年，
念欲報母，　與金錢千，　令得自供。』

「大勝王便上金錢一千，使得供養老母。」
佛語諸比丘：「是時大勝者，即種稻梵志是也；時童子鬱多者，則我身是也。我是時亦解釋是梵志痛憂，我今亦一切斷是梵志痛憂已，終不復著苦。」

佛以是本因，演是卷義，令我後學聞是說，欲作偈句，為後世作明，令我經法久住。
義足經：

「增念隨欲，　已有復願，　日增為喜，
從得自在。　有貪世欲，　坐貪癡人，
既亡欲願，　毒箭著身。　是欲當遠，
如附蛇頭，　違世所樂，　當定行禪。
田種珍寶、　牛馬養者，　坐女繫欲，
癡行犯身，　倒贏為強，　坐服甚怨，
次冥受痛，　船破海中。　故說攝意，
遠欲勿犯，　精進求度，　載船至岸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歡喜。

優填王經第二

聞如是：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比丘，在句參國石間土室中，長髮鬚爪，被壞衣。時優填王，欲出遊觀，到我迹山，侍者即勅治道橋，還白王：「已治道，王可出。」王但從美人、妓女，乘騎到我迹山，下車步上。有一美人，經行山中，從崎至崎，顧見石間土室中，有一比丘，長鬚髮爪，衣服裂敗，狀類如鬼，便大聲呼天子：「是中有鬼。是中有鬼。」王便遙問：「何所在？」美人言：「近在石間土室中。」
王即拔劍從之，見比丘如是，即問：「汝何等人？」對言：「我是沙門。」王問：「汝何等沙門？」曰：「我是釋迦沙門。」王言：「是應真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」「寧有四禪耶？」復言：「無有也。」「寧三禪、二禪耶？」復言：「無有。」「寧至一禪耶？」對曰：「言實一禪行。」
王便恚內不解，顧謂侍者黃門，以婬意念，是沙門凡俗人無真行，奈何見我美人，便勅侍者：「急取斷絃截來繫是人。」侍者便去。山神念：「是比丘無過，今當怨死。我可擁護，令脫是厄。」便化作大猪身，徐走王邊。侍者即白王：「大猪近在王邊。」王便捨比丘，拔劍逐猪。比丘見王去遠，便走出到舍衛祇樹給孤獨園中，為諸比丘說本末，比丘即白佛。佛是時因是本，變有義生，命我比丘悉知經卷出語，為後世學作明，令我經道久住。
是時佛說義足經：

「繫舍多所願，　住其邪所遮，
以遮遠正道，　欲念難可慧。
坐可繫胞胎，　繫色堅難解，
不觀去來法，　慧是亦斷本。
貪欲以癡盲，　不知邪利增，
坐欲被痛悲，　從是當何依？
人生當覺是，　世邪難可依，
捨正不著念，　命短死甚近。
展轉是世苦，　生死欲溪流，
死時乃念怨，　從欲詆胎極。
自可受痛身，　流斷少水魚，
以見斷身可，　三世復何增？
力欲於兩面，　彼可覺莫著，
莫行所自怨，　見聞莫自污。
覺想觀度海，　有我尊不計，
力行拔未出，　致使乃無疑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，比丘歡喜。

須陀利經第三

聞如是：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為國王、大臣及理家所待敬，事遇不懈，飯食、衣被、臥床、疾藥，供所當得。
是時，梵志自坐其講堂，共議言：「我曹本為國王、大臣、人民、理家所待遇，今棄不復用。悉反事沙門瞿曇及諸弟子，今我曹當共作方便敗之耳。」便共議：「今但當求我曹部伍中最端正好女共殺之，以其死屍，埋於祇樹間。爾乃毀傷沙門瞿曇及諸弟子，令惡名遠聞，待遇者遠離，不復敬之。學者悉不復得衣食，皆當來事我曹。我曹便當為世尊，壞瞿曇，世無能勝我曹者。」即共行，謂好首言：「汝寧知我曹今棄，不復見用，反以沙門瞿曇為師，汝寧能忿，為眾作利不？」好首言：「作利云何？」曰：「唯捨壽命死耳。」答言：「我不能也。」曰：「汝不能爾者，從今以後，終不復內汝著數中也。」女聞大不樂，即言諾：「是我職當也。」眾學言：「善哉。」便共教女言：「從今以後，朝暮到佛所，數往祇樹間，悉令萬姓見知汝。如是，我曹共殺汝，埋著祇樹間，令瞿曇得

毀辱不。」小女即承教，數數往來沙門所，令眾人知女如是，便取女殺，埋著祇樹間。
眾梵志便相聚會，到王宮門，稱怨言：「我曹學中有一女，獨端正，花色無雙，今生亡不知處。」王謂言：「女行來常在何所？」共對言：「常往來沙門瞿曇所。」王言：「爾者當於彼求。」便從王乞吏兵，王即與之。尋求行轉到祇樹間，便掘出死屍，著床上，共持於舍衛四道，悉遍里巷稱怨言：「眾人觀沙門瞿曇釋家子，常稱言德、戒，弘普無上，如何私與女人通，殺埋藏之？如是當有何法、何德、何戒行乎？」
食時，眾比丘悉持應器，入城乞食，眾理家人民，遙見便罵言：「是曹沙門，自稱言有法、德、戒，子曹所犯若此，當有何善？奈何復得衣食？」眾比丘聞如是，持空應器，出城洗手足，盛藏應器到佛所，作禮悉住不坐，如事具說。
是時，佛說偈言：

「無想放意妄語，　眾鬪被箭忍痛，
聞凡放善惡言，　比丘忍無亂意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被是妄謗，不過七日耳。」是時，有清信女，字惟閣，於城中聞比丘求食悉空還，甚鄙念佛及比丘僧，便疾行到祇樹，至佛所，頭面作禮，繞佛坐一邊。佛為廣說經法，惟閣聞經竟起，叉手白佛言：「願尊及比丘僧，從我家飯七日。」佛默然受之，惟閣便繞佛三匝而去。至七日，佛告阿難：「汝與眾比丘，入城悉於里巷、四徼街道說偈言：

「『常欺倒邪冥，　說作身不犯，
重冥行欺具，　自怨到彼苦，
修地利分具，　不守怨自賊，
惡言截頭本，　常關守其門。
當尊反興毀，　尊空無戒人，
從口內眾憂，　嫉心眾不安，
摶掩利人財，　力欺亦可致。
是悉皆可忍，　是最以亡寶。
有怨於正人，　世六餘有五。
惡有道致彼，　坐意行不正，
欺咤有十萬。』」

阿難即受教，俱入城，於里巷四街道，說如佛所言。即時，舍衛人民及諸里家皆生意言：「釋家子實無惡，學在釋家，終不有邪行。」
是時，眾異梵志自於講堂有所訟。中有一人，言露子曹事，於外出聲言：「汝曹自共殺好首，而怨佛及弟子乎。」大臣聞是聲，便入啟王。王即召眾梵志問：「汝曹自共殺好首不？」便言：「實爾。」王怒曰：「當重罰子曹，奈何於我國界，自稱為道，而有殺害之心？」即勅傍臣：「悉收子曹。」遍徇舍衛城里巷匝，逐出國界去。
佛以食時，從諸比丘，皆持應器入城。時有清信士，名阿須利，遙見佛，便往作禮，揚聲白佛言：「聞者不識四方名心甚悲，所聞經法不能復誦，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。」佛謂阿須利言：「不適有是宿命因緣。」
佛便說偈言：

「亦毀於少言，　多言亦得毀，
亦毀於忠言，　世惡無不毀。
過去亦當來，　現在亦無有。
誰盡壽見毀？　盡形尚敬難。」

佛廣為阿須利說經，便到須達家，直坐正座。須達便為佛作禮，叉手言：「我屬者悲，身不識方面，所聞經法不能復誦，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。」
佛是時說偈言：

「我如象行鬪，　被瘡不著想，
念我忍意爾，　世人無喜念。
我手無瘡瘍，　以手把毒行，
無瘡毒從生，　善行惡不成。」

佛廣為須達說經，便到維閻家，直坐正座。維閻作禮竟，叉手言：「屬者我悲，身不識方面，所聞經法不能復誦，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。」
佛因為維閻說偈言：

「無曉欲使惱，　內淨外何污？
愚人怨自誤，　向風揚細塵。」

維閣是時快飯食佛比丘僧竟，澡水與，下坐聽佛說經。佛為說守戒淨行，悉見諸道便而去。
時國王波私匿，具從車騎，以王威法，出城到祇樹。欲前見佛故，乘騎未到，下車步入。遙見佛，便却蓋、解冠、却諸侍從、脫足金屣，便前為佛作禮就座，叉手白佛言：「屬者甚悲，身不識方面，所聞經法不復誦，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。」
佛即為王說偈言：

「邪念說彼短，　解意諦說善，
口直次及尊，　善惡捨不憂。
以行當那捨，　棄世欲自在，
抱至德不亂，　制欲人所詰。」

舍衛一國人民，悉生念疑：「佛及比丘僧，從何因緣，致是惡名聲厄？」共視佛威神，甚大巍巍，如星中月，適無敢難。
佛悉知其所念，便說是義足經言：

「如有守戒行人，　問不及先具演，
有疑正非法道，　欲來學且自淨。
以止不拘是世，　常自說著戒堅，
是道法黠所信，　不著綺行教世。
法不匿不朽言，　毀尊我不喜恐，
自見行無邪漏，　不著想何瞋憙？
所我有以轉捨，　黮明法正著持，
求正利得必空，　以想空法本空。
不著餘無所有，　行不願三界生，
可瞑冥悉已斷，　云何行有處所？
所當有悉裂去，　所道說無愛著，
已不著亦可離，　從行拔悉捨去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歡喜。

摩竭梵志經第四

聞如是：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梵志，字摩竭，卒死講堂。同學便著床上，共舁出於舍衛里巷四街道，舉聲言：「見摩竭者，悉得解脫；今見死屍亦解脫；後聞名者亦解脫。」

諸比丘食時悉持應器，入城求食，時見梵志說摩竭功德如是，食竟悉澡應器，還到佛所，作禮竟，皆就座，即為佛本末說如是。佛因是本演是卷，令我弟子悉聞解，廣為後世作明，令我經道久住。說是義足經：

「我見淨無有病，　信見諦及自淨，
有知是悉可度，　苦斷習證前服。
見好人以為淨，　有慧行及離苦，
黠除凶見淨徑，　斷所見證至淨。
從異道無得脫，　見聞持戒行度，
身不污罪亦福，　悉已斷不自譽。
悉棄上莫念後，　有是行度四海，
直行去莫念苦，　有所念意便縛。
常覺意守戒行，　在上行想彼苦，
念本念稍入行，　不矯言審有黠。
一切法無有疑，　至見聞亦所念，
諦見聞行力根，　誰作世是六衰？
不念身不念尊，　亦不願行至淨，
恩怨斷無所著，　斷世願無所著。
無所有為梵志，　聞見法便直取，
婬不婬著污婬，　已無是當著淨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
鏡面王經第五

聞如是：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眾比丘以食時，持應器入城欲求食，自念言：「今入城甚早，我曹寧可到異梵志講堂，與相勞徠便就坐。」是時，諸梵志自共諍，生結不解，轉相謗怨：「我知是法，汝知何法？我所知合於道，汝所知合何道？我道法可猗行，汝道法難可親。當前說著後說，當後說反前說，多說法非與重擔不能舉，為汝說義不能解。汝定知法極無所有，汝迫復何對？以舌戟轉相中害，被一毒報以三。」
諸比丘聞子曹怨言：「如是亦不善，子言亦不證。」子曹正各起座，到舍衛求食，食竟舉藏應器，還到祇樹入園，為佛作禮，悉坐一面，便如事具說：「念是曹梵志學自苦，何時當得解？」

佛言：「是曹梵志，非一世癡冥。過去久遠，是閻浮利地，有王，名曰鏡面。時勅使者：『令行我國界無眼人，悉將來至殿下。』使者受勅即行，將諸無眼人到殿下，以白王。
「王勅大臣：『悉將是人去，示其象。』臣即將到象厩，一一示之，令捉象，有捉足者、尾者、尾本者、腹者、脇者、背者、耳者、頭者、牙者、鼻者，悉示已，便將詣王所。
「王悉問：『汝曹審見象不？』對言：『我悉見。』王言：『何類？』中有得足者言：『明王，象如柱。』得尾者曰：『如掃箒。』得尾本者言：『如杖。』得腹者言：『如埵。』得脇者言：『如壁。』得背者言：『如高岸。』得耳者言：『如大箕。』得頭者言：『如臼。』得牙者言：『如角。』得鼻者言：『如索。』便復於王前，共諍訟象，諦如我言。
「王是時說偈言：

「『今為無眼會，　空諦自謂諦，
見一言餘非，　坐一象相怨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是時鏡面王者，即我身是；時無眼人者，即講堂梵志是；是時子曹，無智坐空諍，今子曹亦冥，空諍無所益。」
佛是時生是義，具撿此卷，令弟子悉解，為後世作明，令我經道久住。說是義足經：

「自冥言是彼不及，　著癡日漏何時明？
自無道謂學悉爾，　但亂無行何時解？

「常自覺得尊行，　自聞見行無比。
已墮繫世五宅，　自可奇行勝彼。
抱癡住婬致善，　已邪學蒙得度。
所見聞諦受思，　雖持戒莫謂可，
見世行莫悉修，　雖黠念亦彼行。
興行等亦敬待，　莫生想不及過，
是已斷後亦盡，　亦棄想獨行得。
莫自知以致黠，　雖見聞但行觀。
悉無願於兩面，　胎亦胎捨遠離，
亦兩處無所住，　悉觀法得正止。
意受行所見聞，　所邪念小不想，
慧觀法竟見意，　從是得捨世空。
自無有何法行？　本行法求義諦，

但守戒求為諦，　度無極眾不還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
老少俱死經第六

聞如是：
佛在娑掃國城外安延樹下。時有一行車人，出城未到安延樹，車轂道敗，便下道，一面悒愁而坐。佛是時持應器從阿難入城求食，道見車轂敗壞，其主下道坐，悒愁不樂。即說是優檀經：

「如行車於道，　捨平就邪道，
至邪致憂患，　如是壞轂輪。
遠法正亦爾，　意著邪行痛，
愚服死生苦，　亦有壞轂憂。」

佛便入城。城中時有一梵志死，壽年百二十死。復有一長者子，年七歲亦死。兩家俱送喪，皆持五綵幡，諸女弱皆被髮，親屬啼哭悲淚。佛見因問阿難：「是何等人聚會，悲哀聲甚痛？」阿難即如事對。佛因是本，有生是義，令我弟子悉解撿是卷，為後世作明，令我經法久住。時佛說是義足經：

「是身命甚短，　減百年亦死，
雖有過百年，　老從何離死？
坐可意生憂，　有愛從得常，
愛憎悉當別，　見是莫樂家。

「死海無所不漂，　宿所貪愛有我，
慧願觀諦計是，　是無我我無是。
是世樂如見夢，　有識寤亦何見？
有貪世悉亦爾，　識轉滅亦何見？
聞是彼悉已去，　善亦惡今不見，
悉捨世到何所，　識神去但名在。
既悲憂轉相嫉，　復不捨貪著愛，
尊故斷愛棄可，　遠恐怖見安處。
比丘諦莫妄念，　欲可遠身且壞，
欲行止意觀意，　已垂諦無止處。
無止者亦尊行，　愛不愛亦嫉行，

在悲憂亦嫉行，　無濡沾如蓮華。
已不著亦不望，　見聞邪吾不愛，
亦不從求解脫，　不污婬亦何貪？
不相貪如蓮華，　生在水水不汙，
尊及世亦爾行，　所聞見如未生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
彌勒難經第七

聞如是：
佛在王舍國多鳥竹園中。時眾老年比丘，在講堂坐行內事，轉相問法。采象子，字舍利弗，亦在座中，聞說內事律法難問，問不隨律言，亦無禮敬。是時，賢者大句私，亦在座中，便謂舍利弗言：「無，弟！勿於老年比丘有所疑，隨所言，恭敬先學。」廣為舍利弗說定意經：「如有賢者子，發道久在家，生意復念淨法，便除鬚髮已，信捨世事，被法衣、作沙門、精進行，附正離邪，已證為行，自知已度。」
時賢者彌勒，到舍利弗家，舍利弗便為彌勒作禮，便就座。彌勒即如法律難問，舍利弗冥於是事不能對。彌勒便起去，入城求食竟，盥澡藏應器，還到佛所，作禮畢就座，以偈問佛言：

「婬欲著女形，　大道解癡根，
願受尊所戒，　得教行遠惡。
意著婬女形，　亡尊所教令，
亡正致睡臥，　是行失次第。
本獨行求諦，　後反著色亂，
犇車亡正道，　不存捨正耶？
坐值見尊敬，　失行亡善名，
見是諦計學，　所婬遠捨離。
且思色善惡，　已犯當何致？
聞慧所自戒，　痛慚却自思。
常行與慧合，　寧獨莫亂俱，
著色生邪亂，　無勢亡勇猛。
漏戒懷恐怖，　受短為彼負，
已著入羅網，　便欺出奸聲。
見犯因緣惡，　莫取身自負，
堅行獨來去，　取明莫習癡。

遠可獨自處，　諦見為上行，
有行莫自憍，　無倚泥洹次。
遠計念長行，　不欲色不色，
善說得度痛，　悉世婬自食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
勇辭梵志經第八

佛在舍衛國，當留三月竟，一時於祇樹給孤獨園中。是時，墮沙國諸長者子共賃一梵志，名勇辭，使之難佛取勝，謝金錢五百。梵志亦一時三月，諷五百餘難，難中有變，自謂無勝己者。
佛三月竟，從眾比丘，欲到墮沙國，轉行郡縣說經，次到墮沙猴猿溪邊，高觀殿中。諸長者子即聞佛眾比丘到國，即相聚會合五百餘人。梵志言：「佛已到吾國，宜早窮難。」梵志即悉從長者子，往到佛所，相勞問便坐一面。長者子中，有為佛作禮者、向佛叉手者、默然者，悉就座。梵志熟視佛威神，甚大巍巍，不可與言，便內恐怖懾，不能復語。佛悉知梵志及長者子共議作，便說是義足經：

「自說淨法無上，　餘無法明及我，
著所知極快樂，　因緣諦住邪學。
常在眾欲願勝，　愚放言轉相燒，
意念義忘本語，　轉說難慧所言。
於眾中難合義，　欲難義當竟句，
在眾窮便瞋恚，　所難解眾悉善。
自所行便生疑，　自計非後意悔，
語稍疑忘意想，　欲邪難正不助。
悲憂痛所言短，　坐不樂臥喑咋，
本邪學致辭意，　語不勝轉下意。
已見是尚守口，　急開閉難從生，
意在難見對生，　出善聲為眾光。
辭悅好生意喜，　著歡喜彼自彼，
自大可墮漏行，　彼不學從何增？
已學是莫空諍，　不從是善解脫，
多倚生痛行司，　行求輩欲與難。
勇從來去莫慚，　令當誰與汝議？
抱冥柱欲難曰：　『汝邪諦自守癡，

汝行花不見果。』　所出語當求義，
越邪度轉求明，　法義同從相傷，
於善法勇何言？　彼善惡受莫憂。
行億到求到門，　意所想去諦思，
與大將俱議軍，　比螢火上遍明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
摩因提女經第九

佛在句留國，縣名悉作法。時有一梵志，字摩因提，生女端正，光世少雙，前後國王亦太子及大臣長者來求之，父皆不應：「得人類我女者，乃與為婦。」
佛時持應器，於縣求食，食竟，盥澡藏應器，出城到樹間閑靜處坐。摩因提食後出行園田，道經樹間，便見佛金色身，有三十二相，如日月王，自念言：「持女比是大尊，如此人比我女。」便還家謂婦言：「兒母寧知得所願不？今得聟踰於女。」母聞亦喜，即莊飾女，眾寶瓔珞，父母俱將女出城。母見佛行跡，文現分明，謂父言：「寧知空出，終不得聟。」「何故？」婦說偈言：

「婬人曳踵行，　恚者斂指步，
癡人足踝地，　是跡天人尊。」(地恐弛之錯)

父言：「癡人！莫還為女作患，女必得聟。」即將女到佛所，左手持臂、右手持瓶，因白佛：「今以女相惠，可為妾。」女見佛形狀端正無比，以三十二相，瓔珞其身，如明月珠，便婬意繫著佛。佛知其意如火燃。佛即時說是義足經言：

「我本見邪三女，　尚不欲著邪婬，
今奈何抱屎尿，　以足觸尚不可。
我所說婬不欲，　無法行不內觀，
雖聞惡不受厭，　內不止不計苦。
見外好筋皮裹，　尊云何當受是？
內外行覺觀是，　於黠邊說癡行。
亦見聞不為黠，　戒行具未為淨，
不見聞亦不癡，　不離行可自淨。
有是想棄莫受，　有莫說守口行，
彼五惱聞見棄，　慧戒行莫婬淨。

世所見莫行癡，　無戒行彼想有，
可我有墮冥法，　以見可誰有淨？
諦見聞爾可謂，　諦意取可向道，
往到彼少不想，　今奈何口欺尊？
等亦過亦不及，　已著想便分別。
不等三當何諍？　悉已斷不空計。
有諦人當何言？　已著空誰有諍？
邪亦正悉無有，　從何言得其短？
捨欲海度莫念，　於陬縣忍行黠，
欲已空止念想，　世邪毒伏不生。
悉遠世求敗苦，　尊言離莫與俱，
如水華淨無泥，　重塵土不為萎。
尊安爾無所貪，　於世俗無所著，
亦不轉所念想，　行如度不隨識。
三不作墮行去，　捨不教三世事，
捨不想無有縛，　從黠解終不懈，
制見想餘不取，　便厭聲步三界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
異學角飛經第十

聞如是：
佛在王舍國多鳥竹園中，為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人民所敬事，以飯食、衣被、臥床、疾藥，共所當得。時梵志六世尊——不蘭迦葉、俱舍摩却梨子、先跪鳩墮羅知子、稽舍今陂梨、羅謂娑加遮延、尼焉若提子——是六尊亦餘梵志，共在講堂議言：「我曹本為世尊，國王、人民所待敬，云何今棄不復見用，悉反承事沙門瞿曇及弟子？念是釋家子，年尚少學日淺，何能勝我曹？但當與共試道，乃知勝不耳。至使瞿曇作一變，我曹作二；瞿曇作十六，我曹作三十二；轉倍之耳。」便共與頻沙王近親大臣語重謝：「令達我曹所議變意。」大臣即便宜白王如語。王聞大瞋恚，數諫通語臣已，便還歸里舍。
眾梵志忽見佛獨得待敬巍巍，便行到王宮門，上書具說變意，王即現所尊六人向瞋恚大罵。王已見諦，得果自證，終不信異學所為，便謂傍臣：「急將是梵志釋逐出我國界去。」梵志見逐，便相將到舍衛國。

佛於王舍國教授竟，悉從眾比丘，轉到郡縣，次還舍衛國祇桓中。梵志等不忍見佛得敬巍巍，便聚會六師，從諸異學，到波私匿王所，具說其變意。王即聽之，便乘騎到佛所，頭面著佛足竟，一面坐，叉手求願：「諾世尊道德深妙，可現變化，使未聞見者生信意、已聞見者重解、使異學無餘語。」佛語王言：「却後七日，當作變化。」王聞歡喜，繞佛三匝而去。

至期日，便為作十萬坐床，亦復為不蘭等，作十萬坐床息。時舍衛人民，悉空城出觀佛出威神。時梵志等，便各就座。王起白佛：「諾。世尊可就座現威神。」是時，般識鬼將軍適來禮佛，聞梵志欲與佛挍道，便作[韋*風]風雨吹其座，復雨沙礫，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。佛便出小威神，使其座中悉火燃，炎動八方，不蘭等見佛座燃如是，悉歡喜，自謂：「道德使燃。」佛現神竟，炎燃則滅，梵志等乃知非其神所為，便向內憂有悔意。

佛即起師子座，中有一清信女，有神足，起叉手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宜勞神，我欲與異學俱現神。」佛言：「不須，自就座，吾自現神足。」貧賤清信士須達女作沙彌，名專華色，與目揵蘭俱往白佛：「世尊！不宜勞威神，我今願與之共挍道。」佛言：「不須，且自還座，我自現神足。」

佛意欲使眾人得福安隱，悉愍人天令得解脫，復伏梵志等，亦為後世學者作慧，使我道於未來得住留。佛時現大變神足，即從師子座飛起，往東方虛空中步行，亦箕坐猗右脇，便著火定神足，出五色光，悉令作雜色，下身出火、上身出水；上身出火、下身出水；即滅乃從南方來、復滅乃從西方來、復滅乃從北方虛空中住，變化所作，亦如上說。坐虛空中，兩肩各出一百葉蓮花，頭上出千葉華，華上有佛坐禪，光明悉照十方。天人亦在空中，散花佛上，皆言：「善哉！佛威神悉動十方。」佛即攝神足，還師子座。

是時，梵志等默然無言，皆低頭如鳩睡。時持和夷鐵，便飛於虛空，見炎炯然可畏，但使梵志等見耳。適現，子曹便大恐怖戰慄，衣毛皆豎，各各走。

佛便為雨眾人，廣說經法，說布施、持戒、善見天徑、薄說愛欲好痛說，其災害著苦無堅固。佛以慧意，知眾人意濡住不轉，便為說四諦。中有身歸佛者、歸法者、歸比丘僧者；有長跪者、受戒者、有得溝港者、得頻來者、得不還者。

是時，人民皆共生意，疑何因緣棄家為道，復有鬪訟？佛即知子曹疑，便化作一佛，著前端正，有三十二相，衣法衣，弟子亦能化作人。化人語、弟子亦語；佛語化人默然、化人語佛默然。何以故？正覺直度正所意故。

化佛即右膝著地，向佛叉手，以偈難問言：

「鬪訟變何從起？　致憂痛轉相疾，
起妄語轉相毀，　本從起願說佛。
坐憂可起變訟，　轉相嫉致憂痛，
欲相毀起妄語，　以相毀鬪訟本。
世可愛何從起？　轉世間何所貪？
從置有不復欲，　從不復轉行受，
本所欲著世愛，　以利是轉行苦。
不捨有從是起，　以故轉後復有。
隨世欲本何起？　從何得別善惡？
從何有起本末？　所制法沙門說，
亦是世所有無，　是因緣便欲生。
見盛色從何盡？　世人悉分別作，
所從欺有疑意，　亦是法雨面受。
念從何學慧跡？　願解法明學說。
所有無本從何？　無所親從何滅？
盛亦滅悉一義，　願說是解現本，
有亦無著細濡，　去來滅無所有。
盛亦滅義從是，　解現賢本盡是。
世細濡本從何？　著世色從何起？
從何念不計著？　何因緣著可色？
名色授著細濡，　本有有色便起，
寧度癡得解脫，　因緣色著細濡。
從何得捨好色？　從眾愛從何起？
所著心寧悉盡，　諦行知如解脫，
不想想不色想、　非無想不行想，
一切斷不著者，　因想本戲隨苦。
我所問悉已解，　今更問願復說。
行[涅-日+乖]悉成具足，　設無不勝尊德。
是極正有何邪？　向徑神得果慧，
尊行定樹林間，　無有餘最善說。
知如是一心向，　尊已著不戒行，
疾行問度世間，　斷世捨是彼身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佛說義足經卷上

佛說義足經卷下

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

猛觀梵志經第十一

聞如是：
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，從五百比丘，悉應真，所作已具，已下重擔，聞義已度，所之生胎滅盡。
是時，十方天下地神妙天來佛所，欲見尊德及比丘僧。是時，梵四天王相謂言：「諸學人寧知，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，從五百真人。復十方天地諸神妙天，悉來禮佛，欲見尊威神及諸比丘。我今何不往見其威神？」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，譬如壯士屈伸臂頃，來到佛邊，去尊不遠，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，各就座。
一梵天就座，便說偈言：

「今大會於樹間，　來見尊皆神天。
今我來欲聽法，　願復見無極眾。」

二梵天適就座便說偈言：

「在是學當制意，　直學行知身正，
如御者善兩轡，　護眼根行覺意。」

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：

「力斷七伏邪連，　意著止如鐵根，
捨世觀淨無垢，　慧眼明意而攝。」

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：

「有以身歸明尊，　終不生到邪冥，
捨人形後轉生，　受天身稍離患。」

是時，坐中有梵志，名為猛觀，亦在大眾中，意生疑信因緣。佛知猛觀梵志所生疑，是時便作一佛，端正形類無比，見者悉喜，有三十二大人相，金色復有光，衣法大衣，亦如上說。便向佛叉手，以偈歎言：

「人各念彼亦知，　各欲勝慧可說，
有能知盡是法，　遍行求莫隅解。
取如是便生變，　癡計彼我善慧，
至誠言云為等，　一切是善言說。
不知彼有法無，　冥無慧隨彼黠，
冥一切痛遠黠，　所念行悉彼有。
先計念却行說，　慧已淨意善念，
是悉不望黠減，　悉所念著意止。
我不据是悉上，　愚可行轉相牽。
自見謹謂可諦，　自己癡復受彼，
自說法度無及，　以自空貪來盜。
已八冥轉相冥，　學何故一不道？
一諦盡二有無，　知是諦不顛倒，
謂不盡諦隨意，　以故學一不說。
何諦是餘不說？　當信誰盡餘說？
饒餘諦當何從？　從何有生意識？
識無餘何說餘？　從異想分別擇，
眼所見為著可，　識若欺盡二法，
聞見戒在意行，　著欲黠變訟見。
止校計觀何羞？　是以癡復授彼。
癡何從授與彼？　彼綺可善黠我。
便自署善說已，　有訟彼便生怨，
堅邪見望師事，　邪黠酷滿綺具。
常自恐語不到，　我常戒見是辟，
見彼諦邪慚藏，　本自有慚藏黠。
以悉知黠分別，　癡悉無合黠行，
是為諦住乃說，　悉可淨自所法。
如是取便亂變，　自因緣痛著污，
從異行得解淨，　彼雖淨不至盡。
是異學聞坐安，　自貪俱我堅盛，
自己盛堅防貪，　有何癡為彼說？
雖教彼法未淨，　生計度自高妙。
諦住釋自在作，　雖上世亦有亂，
棄一切所作念，　妙不作有所作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
法觀梵志經第十二

聞如是：
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，與五百比丘俱，皆應真，所作已具，已下重擔，以義自證，會胎生盡。
爾時，十方天地神妙天亦來禮佛，欲見尊德及比丘僧。是時，第七天四天王相謂言：「諸學人寧知，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，從五百真人。復十方天地神妙天悉往禮，欲見尊威神及比丘。我曹今何不往見其威神？」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，譬如壯士屈伸臂頃，來到佛邊，去尊不遠，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，各就座。
一梵天就座，便說偈言：

「今大會於樹間，　來見尊皆神天。
今我來亦聽法，　願復見無勝眾。」

二梵天就座便說偈言：

「在是學當制意，　直覺行知身正，
如馭者善持轡，　護眼根行覺意。」

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：

「力斷七拔邪連，　意著止如鐵根，
捨世觀淨無垢，　黠根明意服軟。」

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：

「有是身歸明尊，　終不生到邪冥，
捨人形轉後尊，　受天身稍離患。」

是時，座中有梵志，名法觀，亦在大眾中。因緣所計，見於泥洹脫者有支體，以故生意疑信因緣。
佛知法觀梵志所生疑，是時便作一佛，端正形類無比，見者悉喜，有三十二大人相，金色復有光，衣法大衣，亦如上說。便向佛叉手，以偈歎言：

「如因緣見有言，　如已取悉說善，
一切彼我亦輕，　亦或致在善緣。

少自知有慚羞，　諍變本說兩果，
見如是捨變本，　願觀安無變處。
一切平亦如地，　是未嘗當見等，
本不等從何同？　見聞說莫作變。
猗著是眾可惡，　可見聞亦所念，
雨出淨誰為明？　愛未除身復身。
以戒攝所犯淨，　行諦祥已具住，
於是寧經至淨，　可恐世在善說。
已離諦更求行，　悉從罪因緣受，
亦如說力求淨，　自義失生死苦，
行力求亦不說，　眼如行亦思惟，
死生無盡從是，　如是慧亦如說。
戒彼行一切捨，　罪亦福捨遠去，
淨亦垢不念覺，　無沾污淨哀受。
修是法度彼一，　說無行為遠欺，
受如是便增變，　各因諦世邪利。
自所法便稱具，　見彼法詰為漏，
無等行轉相怨，　自見行不隨污。
凡所說黠代恐，　無於法有所益，
無慧眾異說淨，　所繫著住各堅。
各尊法如聞止，　演如解自師說，
無法行但有言，　彼所淨因一心。
言如是彼亦說，　一所見從淨墮，
便自見怨所作，　坐勝慧自大說。
所攝著求便脫，　念所信無所住，
本所因在好說，　淨行在彼未除。
觀世人見名色，　以其智如受知，
欲見多少我有，　不從是善淨有。
有慧行累無有，　知亦見正以取，
見無過是法行，　度是亂不更受。
慧意到無所至，　不見堅識所覺，
如關閉制所著，　但行觀無取異。
尊斷世所受取，　取與生不應堅，
靜亦亂在觀捨，　在是惡哀凡人。
棄故成新不造，　無所欲何所著？
脫邪信勇猛度，　悉已脫世非世。
一切法無所疑，　悉見聞亦何念，
捨重擔尊正脫，　不願過常來見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
兜勒梵志經第十三

聞如是：
佛在王舍國於梨山中。爾時，七頭鬼將軍與鵂摩越鬼將軍共約言：「其有所治處生珍寶，當相告語。」爾時，鵂摩越鬼將軍所治處池中，生一蓮花千葉，其莖大如車輪，皆黃金色。鵂摩越鬼將軍便將五百鬼來到七頭鬼將軍所，便謂七頭言：「賢者！寧知我所治池中生千葉蓮花，但莖大如車輪，皆黃金色。」七頭鬼將軍即報言：「然賢者寧知我所治處，亦生神珍寶。如來正覺行度三活，所說悉使世人民得安雄，生無上法樂，堅無比。已生寶何如賢者寶？」
復以月十五日，說戒解罪。鵂摩越鬼將軍報七頭言：

「今十五大淨，　夜明如日光。
求尊作何方？　不著在何處？
尊今在王舍，　教授摩竭人，
一切見斷苦，　洞視是現法。
從苦復苦生，　斷苦不復生，
徑聞八通道，　無怨甘露欲。
今往具禮敬，　即是我所尊，
行意學以作，　一切有無止。
寧有憎愛不？　所念意乃隨。
意堅於行住，　已止無所有，
憎愛無所在，　念空無所隨。
寧貪不與取、　寧依無惱害、
寧捨有真行、　寧慧無所著。
捨貪不與取，　愍哀及蠕動，
斷念不邪著，　覺痛當何親？
寧守口不欺，　斷嫉無麤聲。
守正不讒人，　無念鬪亂彼，
守口心不欺，　不嫉麤聲斷。
守行何讒人？　悉空彼何亂？
寧不染愛欲，　意寧淨無穢，
所著寧悉盡，　在法寧慧計。
寧度至三活，　所行悉已淨，
一切斷不著，　寧至無胎世。

三活諦已見，　所行淨無垢，
行法悉成就，　從法自在止。
尊德住悉善，　身口悉已止，
尊行定樹間，　俱往觀瞿曇。
真人鹿[蹲-酋+(十/田/厶)]腸，　少食滅邪貪，
疾行問度法，　斷痛從何脫？
觀瞻如師子，　恐怖悉無有，
佛所頭面禮。」

七頭鬼將軍及鵂摩越等，各從五百鬼，合為千眾，俱到佛所，皆頭面禮佛，住一面。
鵂摩越鬼將軍便白佛言：
「真人鹿[蹲-酋+(十/田/厶)]腸，　少食行等心。
尊行定樹間，　吾人問瞿曇：
『是痛從何滅？　從何行脫痛？
斷疑問現義，　云何脫無苦？』
『斷苦痛使滅，　行是痛苦盡，
捨疑妙說持，　如義無有苦。』
『誰造作是世？　誰造作可著？
誰造世所有？　誰造為世苦？』
『六造作是世，　六造作可著，
六造世所有，　六造為世苦。』
『誰得度是世？　晝夜流不止，
不著亦不懸，　深淵誰不沒？』
『一切從持具，　從慧思想行，
內念著意識，　是德無極度。
已離欲世想，　色會亦不往，
不著亦不懸，　是乃無沒淵。』
『從何還六向？　何可無有可？
誰痛亦想樂？　無餘滅盡去。』
『是六還六向，　是生不復生，
名滅已無色，　已盡有何餘？
大喜步往道。』

「大將軍七頭，　會當報重恩。
開道現大尊，　法施無有上。
今鬼合千眾，　悉能叉手住，
一切身自歸，　為世尊大師。

今已辭求過，　各還國政治。
今悉禮正覺，　念法歸尊法。」

爾時，座中有梵志，名兜勒，亦在眾中，便生意於泥洹脫者支體因緣，因是便意生疑。
佛即知兜勒意生所疑，便化作一佛，端正形好無比，見莫不喜者，形類過天，身有三十二大人相，紫磨金色，衣大法衣。弟子亦作化人，化人適言，弟子亦言；弟子適言，化人亦言。佛所作化人，化人言，佛默然；佛言，化人默然。何故？一切制念度故。
化佛便叉手偏袒，以偈歎言：

「願問賢神俞曰，　遠可靖大喜足。
從何見學得滅，　悉不受世所有？
本是欲多現我，　從一綺便悉亂，
所可有內愛欲，　從化壞常覺識。
莫用是便自見，　不及滅若與等，
雖見譽眾所稱，　莫貢高蹶彼住。
如所法為已知，　若在內若在外，
強力進所在作，　無所得取無有。
且自守行求滅，　學莫從彼求滅，
以內行意著滅，　亦不入從何有？
在處如海中央，　無潮波安平正，
一切止住亦爾，　覺莫增識與意。
願作大慧眼視，　已證法復現彼；
願作光仁善恕，　諸撿式從致定。
且攝眼左右著，　不受言關閉聽，
戒所味莫貪著，　我無所世所有。
身所有若麤細，　莫還念作悲思，
所可念便生願，　有來恐慧莫畏。
所得糧及飲漿，　所當用若衣被，
取足止莫慮後，　從是止餘莫貪。
常行定樂樹間，　捨是理無戲犯，
若在坐若在臥，　閑靜處學力行。
莫自怨捐睡臥，　在學行常嚴事，
棄晻忽及戲謔，　欲世好悉遠離。
捨兵鑿曉解夢，　莫觀宿善惡現、
莫現慧於胞胎、　悉莫鑿可天親、
莫造作於賣買、　莫於彼行欺利、

莫作貪止縣國、　莫從彼求欲利、
莫樂行不誠說、　悉莫行兩面辭。
盡壽求慧所行，　具持戒莫輕漏，
橫來詰莫起恐，　見尊敬莫大語。
所貪棄不可嫉，　捨兩舌恚悲法，
所欲言學貪著，　莫出聲麤邪漏，
無羞慚莫從學，　所施行莫取怨，
聞麤惡不善聲，　從同學若凡人。
善關閉莫與同，　慧反應不過身。
知如來諦已正，　不戲作著意作；
從宴淨見已滅，　不戲疑瞿曇教。
自致慧不忘法，　證法無數已見，
常從慧如來學，　好不著從是慧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
蓮花色比丘尼經第十四

聞如是：
佛在忉利天上，當竟夏月，波利質多樹花適好盛，坐濡軟石上，欲為母說經，及忉利天上諸天。爾時，天王釋到佛所，為佛作禮，便白佛言：「今當用何時待遇尊？」佛告天王：「用閻浮利時待我。」天王得教，即禮佛，歡喜而去。
爾時，賢者摩訶目犍連，亦在舍衛，亦竟夏月，於祇樹給孤獨園中。爾時，四輩悉到目犍連所——比丘輩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——四輩悉禮目犍連，各一面住，便共問目犍連：「今世正眼為在何所竟是夏三月？」目犍連便告四輩：「今佛在忉利天上，當竟夏三月。念母懷妊勤苦，故留說經，及忉利諸天。在波利質花樹下，濡軟石上。樹高四千里、布枝二千里、樹根下入二百八十里。所坐石，按之即陷入四寸。捨便還復。」摩訶目犍連廣復為四輩說經法，便默然。諸四輩聞經，歡喜著念，便禮目揵連悉去。
至竟夏三月，復眾四輩皆悉來到目揵連所，頭面禮竟，悉就座，共白目揵連：「善哉，賢者！學中獨多神足。願煩威神到佛所，為人故禮佛足，以我人語白佛：『閻浮利四輩，飢渴欲見尊。善哉！佛愍念世間人，願下閻浮利。』」目犍連聞如是默然，可四輩復以經法戒，四輩眾歡喜，目犍連辭，四輩悉起禮，復起繞目犍連而去。
爾時，目犍連便取定意，如壯士屈伸臂頃，從閻浮利滅，便往天上，去佛不遠。是時，佛在無央數天中央坐，說經法。目犍連便生

想：「如來在天眾中，譬如閻浮利。」佛即知目犍連意想所念，告目犍連言：「不與世間等，迅去即便去、欲使來即來，去來隨我意所念。」
目犍連白佛言：「是天眾多好甚樂，天中有先世，一心自歸於佛，壽盡來生天上；或有身歸法者、或自歸僧者，壽盡皆來生天上；或有先世淨心樂道，壽盡來生天上。」佛言：「目犍連！如是，是天中先世一心歸佛、歸法、歸僧，心樂道，壽盡皆來生天上。」
爾時，天王釋坐在佛前，意尊佛語及目犍連所言，即言：「賢者目犍連所說實如是。先世有身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及淨心樂道，皆來生天上。」是時，有八萬天坐在天王釋後，諸天悉欲尊佛所言、及目犍連、亦其王所言，便言：「賢者目犍連可所說者，實如賢者言。其有先世作人時，身歸三正，淨心樂道，壽盡皆來生天上。」爾時，八萬天因緣目犍連，各各自陳我得溝港。
目犍連便前作禮，頭面著佛足，便白佛言：「諾閻浮利四輩，飢渴欲見佛。善哉！願尊愍念世間，以時下到閻浮利。」佛便告目犍連：「汝且下，語世間四輩：『佛却後七日，當從天上來下，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。』」目犍連言：「諾。」受教便起作禮，繞佛三匝，便取定意，譬如壯士屈伸臂頃，便滅於忉利天，即住閻浮利地上，悉告世間人：「佛却後七日，當從天上來下，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。」
佛於天上便取定意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佛於忉利天上至鹽天，為諸天說經；滅於鹽天，即至兜術天；復從兜術天滅，即至不憍樂天、化應聲天、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、水行水微天、無量水天、水音天、約淨天、遍淨天、淨明天、守妙天、玄妙天、福德天、德淳天、近際天、快見天、無結愛天，已說經，悉使大歡悅；便與天上色天俱下，住須大施天；從上下悉從二十四天上，至第三天上住；悉斂上有色天；悉復斂有欲天，來至第二天須彌巔上住。
是時，有天子墮彼邏，被王教意，便化作三階——一者金，二者銀，三者琉璃——佛從須彌巔，下至琉璃階住；梵天王及諸有色天，悉從佛右面，隨金階下；天王釋及諸有欲天，從佛左面，隨銀階下。佛及諸無數有色天釋，亦諸無數有欲天，悉下到閻浮利，安詳會優曇滿樹下，是使無數人民悉來會，欲見佛、欲聞法。
是時蓮花色比丘尼，化作金輪王服，七寶導前，從眾力士兵，飛來趣佛。是大眾人民、及長者、帝王，遙見金輪王，悉下道，不敢當前，廣作徑路，蓮花色比丘尼到佛所。是時，天亦見人、人亦悉見天，以佛威神，天為下、地為高、人悉等，天亦無貪意在人、人亦無貪意在天，時有人貪著樂金輪王。

是時有一比丘，坐去佛不遠，便箕坐直身，意著撿戒。比丘見天樂會、亦人樂會，自生念言：「是一切無常、一切苦、一切空、一切非我，何貪是？何願是？已是何有？」比丘即在坐得溝港道，已自證。
佛知人、知天、知彼比丘生意所念，說偈言：

「有利得人形，　持戒得為天，
於世獨為王，　見諦是獨尊。」

是時蓮花色比丘尼，適到佛前，便攝神足，七寶及兵眾悉滅不現，獨住無髮衣法衣，便頭面著佛足。
佛因到優曇滿樹下坐，成布席坐適坐，便為大眾人民，廣說經法，說布施、持戒、善現天徑，說欲五好痛說具惡。
佛知人意稍濡離麤，便現苦諦習盡道諦。中有身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者；中有隨力持戒者；中有得溝港自證頻來，至不還道自證。
是時賢者躬自在座，便起偏袒向佛，叉手面於佛前，以偈讚佛言：

「今恭禮雄遍觀，　見諦現說被度，
常慈哀見福想，　然人天得何讚？
度無極復道彼，　捨恐怖就安樂，
廣說法遍照世，　聞每樂不死安。
尊戒海廣無度，　義深大善行明，
無穢淨垢不著，　慧船大度三界，
無缺傷無減增，　尊不著已行捨，
從戒尊三界師，　從見世去無還。
心住賢無過尊，　自在定人天雄，
明慧力致金色，　何人天不禮尊？
師觀世兩眾會，　雖觀捨不著過，
意觀意無垢心，　三界空尊所空。
是世行拔後根，　定至定趣甘露，
今神天服於尊，　悉叉手觀覺身。
已無疑樂法堅，　悉知識人天心，
亦如行蟲獸心，　宴淨然愍苦羣。
自恣化在天下，　正真定收取易，
意制念伏彼信，　天人世覺獨尊。
道德妙與誰雙？　觀尊形何時厭？
於三界獨步行，　戒義堅若寶山。
垂綺願三界恐，　捨嫉念無恩愛，

慧在定明如日，　無瑕穢夜月光。
著淨戒現淨行，　有淨慧善過淨，
住淨法現淨光，　高山雪見照然。
十五夜星中月，　今觀尊人天雄，
法悉照明人天，　身相現絡真珠。
諦復諦猛善說，　自行致本無師，
釋家子獨見妙，　慧千眼去瘡疣。
言盛濡意無麤，　出聲悲人天坐，
聞尊語甜美法，　渴飲飽如流海。
取法爾有何非？　審奉行到彼安。
說議斷後不思，　聞尊聲眼每滅。
慧現徑直無邪，　涉先迹致故成，
顧念後告冥者，　如梵王悉照空。
神天尚念世人，　神行義無所比，
從法計捨世念，　尊繫著無餘處。」

是時賢者舍利弗，在眾中坐，便起座，偏袒叉手，以偈歎曰：

「未嘗見有是者，　未嘗聞有說者，
尊如是威神天，　從兜術來至是。
天人世悉擁護，　重愛俗如身眼，
一切安不為轉，　樂獨行著中央。
無憂覺我善行，　到上教復還世，
饒心解壞欲身，　惡行出有善義。
若比丘有厭心，　行有敗有空生。
在樹下若曠野，　在深山于室中，
若高處下床臥，　來恐怖凡幾輩？
行何從志不畏？　或久後所行處？
世幾輩彼來聲，　若往來在方面。
比丘處不著意，　所止處寂無嚮，
口已出善惡響，　在行處當何作？
持戒住行不捨，　比丘學求安祥。
云何學戒不漏？　獨在行常無伴，
欲洗冥求明目，　欲鼓[鼻*皮]吹內垢。」

佛謂舍利弗：「意有所厭惡，及有所著，在空床臥行欲學，如法今說，令汝知聽：

「五恐怖慧不畏，　至心學遠可欲，
勤蚱蜢亦蛻蟲，　人惡聲四足獸。
非身法意莫識，　無色聲光無形，
悉非我悉忍捨，　莫聞善貪陬縣。
所被痛不可身，　恐若各悉受行，
是曹苦痛難忍，　以精進作拒扞。
願綺想念莫隨，　掘惡栽根拔止，
著愛可若不可，　有已過後莫望。
存黠想熟成善，　越是去避麤聲，
忍不樂坐在行，　四可忍哀悲法。
常何止在何食？　恐有痛云何止？
有是想甚可悲，　學造棄行遠可，
有未有苦樂苦，　知其度取可止。
聞關閉縣國行，　麤惡聲應莫願，
舉眼人莫妄瞻，　與禪會多莫臥。
觀因緣意安祥，　止安念疑想斷，
取莫邪與無欺，　慈哀視莫恐氣。
如對見等心行，　冥無明從求鮮，
被惡語莫增意，　故怨語於同學。
放聲言濡若水，　媿慚法識莫想。
若為彼見尊敬，　有行意離莫受，
若色聲若好味，　香細滑是欲捐。
於是法莫媟著，　學制意善可脫，
戒遍觀等明法，　行有一舊棄冥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
子父共會經第十五

聞如是：
佛在釋國，從千弟子梵志、故道人皆老年，悉得應真六達，所求皆具。佛從教授縣國，轉到迦維羅衛城外尼拘類園中。迦維羅衛諸釋，聞佛從老年應真千比丘，轉行教授，已到是國，近在城外園中，便轉相告語：「先雞鳴悉當會。」自共議言：「諸賢者！正使太子不樂道，當作遮加越王。我曹悉當為其民耳，今棄七寶作道，自致作佛。我人今悉取長者家出一人，亦從佛求作沙門。諸釋如是，眾為復增。」便從迦維羅衛城出，欲見尊德，欲聞明法；諸釋女人，亦復聚會，俱到佛所，欲聞明法。爾時，佛取神足，定意適

定，便在空中步行。爾時，諸釋見佛步行虛空中，悉歡喜生敬愛心。
爾時，悅頭檀王便以頭猗著佛足，作禮竟，便一面住。迦維羅衛民悉不平：「王為佛作禮，是何法以還禮子？」王即聞民悉不平已如是，王便言：「諸賢者！是太子生時，地大動現大光明，悉照一切生，便行七步，無所抱猗，便左右視出聲言：『三界甚苦，何可樂者？』諸天於空中持白蓋，復散摩尼花，復鼓五百樂，復雨香水，盥浴太子。諸民！爾時我第一為太子作禮。諸賢者！太子在園閻浮樹下，晨起往坐，便得臥，樹枝葉悉在太子東作蔭；禺中至晡，樹枝葉悉復在西為太子作蔭。樹尚不違太子身，諸民！爾時我第二為太子作禮。」王爾時說偈曰：

「今為三勇猛黠，　以頭禮遍觀足。
初生時動天地，　坐樹蔭身不露。」

佛爾時攝神足，下座比丘僧前，咸坐上。諸釋及釋諸女人，皆頭面禮佛，各就座。王亦就座，即偈歎佛言：

「象馬駕金車，　乘行臺閣間，
金足蹈遍地，　足云何生胝？
神足為我車，　恣心無限度，
乘是神妙車，　世車安可久？
素被細軟衣，　既服身形好，
金露被身行，　是服有何好？
王法為我衣，　念世行教授，
是服先學造，　我已覺如來。
本樂高殿舍，　隨時造閣樓，
今獨宿樹間，　恐怖當何依？
瞿曇世無怨，　造仇婬已斷，
脫欲念無憂，　無仇當何恐？
本食恣意味，　金器食香美，
今日乃得食，　麤惡有何樂？
我先飯法味，　棄貪從苦空，
悉斷四飯本，　哀世故行丐。
浴尊以花香，　伎女樂從行，
起止山樹間，　誰當浴明者？
樂法戒為河，　淨黠悉在中，
鬪極往浴淨，　遊度不復還。」

爾時，佛為王及諸釋女人廣說經法，先現布施、持戒、現天徑微說，善痛道其苦，導現達世近親三十七品，從可得安如。
佛以道意，知悅頭檀王意滿喜已性濡，無亂縛解，可為說善度法，便說苦諦習盡道諦。佛說是四諦法，王即在座開解，三毒垢除，於法中得諦眼，譬如淨繒投於染中，即受色好，王亦入法如是。
爾時王見諦疑斷，在法開解，便起座向佛，叉手白言：「已近已近、已遠已遠，今我身歸佛法及比丘僧，受我為清信士，盡形壽，悉不犯已淨。」故釋中亦有身歸佛者、歸法者、歸僧者；釋諸女人，自歸亦如是；中有持不殺戒者、持不盜戒、持不婬戒、持不欺戒、中有遠酒不飲酒戒。
爾時悅頭檀王見法甚明，見諦無疑，在法勇猛，便起座，向佛叉手，以是義足偈歎言：

「有戒具當何見？　云說言從陰苦。
願瞿曇解說此，　問正意世雄生。
先已行棄重恚，　亦不著後來願；
來現在亦不取，　亦不受尊敬空；
未來想不著愛，　久遠想亦不憂。
行遠可捨細軟，　邪見盡少無有，
已去恐無畏怖，　不可動信無疑。
無嫉心樂彼與，　行如是愛尊命，
能自守不多望，　自多得慧無嫉。
不惡醜不嫫冶、　不兩舌捨戲疑，
意悉脫無所著，　棄自見無綺妄，
安庠行能解對，　亦不欲斷欲想。
不學求所樂欲，　悉無有亦不憂，
無怨恚捨愛欲，　不為味所可使。
不自高我無等，　得對毀橫取敬，
當行觀止意念，　見善惡非次望。
去所在無所止，　觀向法當何著？
欲色空亦無色，　從黠計不欲脫，
愛已滅乃已息，　三界空無樂意。
悉解離何從得？　多從海度無憂。
不願生見有子，　列地行願寶增，
來不生去不到，　欲何索從何得？
悉無能說到處，　眾學沙門遊心，
悉令求所在處，　如觸冒知如去。

亦不嫉亦無貪，　雖在高尊不樂，
不樂中下不樂，　從法生非法捨，
是悉空亦無有，　從不得亦不求，
莫欲世邪樂人，　意已止便到盡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與悅頭檀王及釋人民悉歡喜。

維樓勒王經第十六

聞如是：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迦維羅衛諸釋新起大殿，成未能久，諸釋悉共言：「從今已後，莫使沙門、梵志、釋中衣冠及長者子，得先入是殿中。先使佛、次及比丘僧入，餘人乃當從後入耳。」
爾時，舍衛國王子惟樓勒以事到釋國，未及入城，便至新成殿中宿。明日入城，所欲取竟，便還其國。
諸釋聞太子惟樓勒在新殿中宿，便大不樂，瞋恚不解，便出聲罵：「今奈何令婢子先入是殿？」便共掘殿中土，棄深七尺所，更取淨土復其處，便復取牛溷洗四殿。
惟樓勒太子聞諸釋不淨惡我，掘殿中土七尺所，更以新土復其處，悉以溷洗四殿，復罵我為婢子，污是新殿。聞內結，悲著心，我後把國政者，當云那治諸釋。
從是不久，舍衛國王崩，大臣集議，徵太子拜為王。惟樓勒王即問傍大臣者：「有不淨惡國王者，其罪何至？」傍臣白言：「如是罪至死。」王言：「然。諸釋不淨惡我，諸釋是佛親家，至使佛有恩愛在諸釋者，終不能得治子曹罪。」臣下即白言：「佛棄世欲，無恩愛在親屬，欲治諸釋罪無所難。」王聞白如是，即勅興四種兵：象、馬、車、步兵，出城引號，當攻迦維羅衛城。
佛以食時，持應器入舍衛城求食，食竟，出城下道，於釋樹下薄枝葉少蔭涼，在其下坐。王興兵行大道，遙見佛在薄蔭樹下坐，即下車到佛所，禮竟，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諾。今有餘大樹，枝葉茂盛，多陰涼，大樹名為迦旃，迦維羅衛多優曇鉢尼拘類，佛何以不坐是蔭？何為坐是小釋樹？少枝葉，無蔭樹下有何涼？」佛報言：「愛其名，樂其涼，故坐其下。」王自念言：「如是者，佛續為有恩愛在諸釋，續有助意。」即從其處而還兵，歸其國。佛教授舍衛人民，生意欲到迦維羅衛國，便從諸比丘，即到釋國，於尼拘類園中教授。

久頃，舍衛國王便復問傍臣左右言：「若有不淨惡國王者，其罪何至？」諸臣對言：「如是罪至死。」王復言：「諸釋致惡我，子曹皆是佛近親，佛當有顧念在諸釋，我終不得子曹勝。」臣下復白言：「我曹悉聞諸沙門言：『瞿曇婬欲已斷。』有何恩愛在近親？王欲治其罪，無以為難。」王聞諸臣下白如是，即勅興四種兵，引號出城，到諸釋國。行至冥已，近去釋城四十里所因止宿。
諸釋悉聞舍衛國王興四種兵，欲來攻是國，近去城數十里，恐明日來到，即遣輕足上騎，到佛所道：「是願佛教我曹，作何方便？」佛即告諸釋：「堅閉城門，王終不能得勝。開門內者，惟樓勒王即殺諸釋不疑。」是騎人聞佛教，便禮佛，上馬如去。
是時，賢者摩訶目犍連在佛後住，便白佛言：「明慧莫以諸釋為憂，我今欲舉一釋國，移置異天地間，若以鐵籠籠之，悉一天下共者，當奈之何？」佛即告摩訶目犍連言：「耐能爾，當奈其罪何？」目犍連言：「但說有形事，無奈無形罪何？」
佛爾時說偈言：

「作善惡終無腐，　從福樂在冥苦，
善惡栽向日出，　久遠來身受止。」

舍衛國王即摩飾鬪具，俱便前當攻釋城。諸釋悉共興四種兵：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亦出城欲拒扞惟樓勒王。諸釋亦復摩飾兵，當與舍衛國王及兵共鬪。尚未相見，諸釋便引弓，以利刃箭射斷車、當應亦射斷車軛、亦射斷車轂、亦截車軸、射斷駓、亦射斷人身、珠寶，無所傷害。
舍衛國王大恐怖，顧問左右：「汝曹寧知諸釋已出城迎鬪死，我曹終不得其勝，不如早還。」傍臣即白王言：「我曹先曰：『聞諸釋皆持五戒，盡形壽不犯。』生至使當死，不敢有所傷害，有所傷害，為犯戒，但前自可得其勝。」王即引兵而前，突釋兵陣。諸釋見王前甚進，便入城閉門。
爾時，舍衛王以遣人語諸釋：「舅氏與我有何仇怨，而不開門？小欲有所借入，即出城不久留。」
諸釋中信佛所言，本行經法無疑向道，便言：「不須開門。」釋中未淨心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無諦，有疑，便以為可開門，復共言：「我人不得爾，恐是中有外對。我曹悉坐耆老行籌，不受籌者，為當不欲內王；受籌者，為欲內王；多者，我又當隨適行；籌悉受不受者少耳。」眾人言：「當開門內王。」諸釋便開門內，惟樓勒王適入迦維羅衛城，便生取諸釋，當將出城殺之。

爾時，釋摩男白舍衛王：「願天子與我小願。」王言：「將軍欲何願？」「我願今沒是池中頃，以其時令，諸釋得出城走。」諸大臣白言：「王當與釋摩男願，令在水中能幾頃。」王即與其所願。釋摩男即沒池中，以髮繞樹根而死。王怪在水甚久，便令使者按視：「釋摩男在水中何等作？」如王言，往按視之，見釋摩男在水底死，便還白王：「天子！寧知釋摩男持髮繞樹根而死。」王即絞城中餘釋，復問：「所生得釋悉死未？」臣白言：「悉已象蹈殺之。」王便從處還國。

佛以晡時，悉告諸比丘：「俱到逝心須加利講堂所。」諸比丘悉言：「諾。」佛即與眾比丘俱，到逝心講堂，道經過諸釋死處，釋中尚有能語者，遙見佛，舉聲稱冤，佛聞諸釋，悲哀甚痛。佛即謂比丘：「愚癡人惟樓勒所作罪不小。」佛便至諸釋地中，化出自然無數床，佛及比丘悉坐。佛為諸釋，廣說經法竟，謂比丘言：「汝曹意何趣？屠者以是作是業，以是生活，從是因緣，寧可得樂乘聖象、神馬、七寶車不？」比丘對曰：「終不得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意亦如是，不見、不聞屠以是業自立，可得富樂。何以故？屠者無慈心哀意，觀占 諸獸故。」

佛復言：「比丘！汝曹意何趣，漁獵者及屠牛者，以是故作以是業，以是自生活，寧得乘神象、聖馬、寶車、恣意富樂不？」比丘對曰：「終不得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我亦不聞、不見漁、獵、屠牛，是業自活，可致富樂。何以故？子曹遠哀、無慈觀，占獸以是遠樂奈何道。此愚癡人，乃於向道得果者傷害之，乃知是子亦遠善，當生見其從是，七日當為水所漂。比丘！以故當慈心，莫學傷害心，至見燒枉，亦莫生害意。」

佛以是本、以是因緣、以是義生，令弟子悉解為曹卷語檢，為後世作明，使我經道久住世間。

佛爾時說是義足經：

「從無哀致恐怖，　人世世從黠聽，
今欲說義可傷，　我所從捨畏怖。
展轉苦皆世人，　如乾水斷流魚，
在苦生欲害意，　代彼恐癡冥樂。
一切世悉然燒，　悉十方亂無安，
自貢高不捨愛，　不見故持癡意。
莫作縛求冥苦，　我悉觀意不樂，
彼致苦痛見刺，　以止見難可忍。
從刺痛堅不遺，　懷刺走悉遍世，
尊適見拔痛刺，　苦不念不復走。

世亦有悉莫受，　邪亂本捨莫依，
欲可厭一切度，　學避苦越自成。
住至誠莫妄舉、　持直行空兩舌、
滅恚火壞散貪、　捨惱解黠見度、
捨瞢瞢莫睡臥，　遠無度莫與俱，
誃可惡莫取住，　著空念當盡滅。
莫為欺可牽挽，　見色對莫為服，
彼綺身知莫著，　戲著陰求解難。
久故念捨莫思，　亦無望當來親，
見在亡不著憂，　離四海疾事走。
我說貪大猛弊，　見流入乃制疑，
從因緣意念繫，　欲染壞難得離。
捨欲力其輩寡，　悉數世其終少，
捨不沒亦不走，　流已斷無縛結。
乘諦力黠已駕，　立到彼慧無憂，
是胎危疾事護，　勤力守可至安。
已計遠是痛去，　觀空法無所著，
從直見廣平道，　悉不著世所見。
自不計是少身，　彼無有當何計？
以不可亦不在，　非我有當何憂？
本癡根拔為淨，　後栽至亦無養。
已在中悉莫取，　不須伴以棄仇，
一切已棄名色，　不著念有所收。
已無有亦無處，　一切世無與怨，
悉已斷無想色，　一切善悉與等。
已從學說其教，　所來問不恐對，
不從一致是慧，　所求是無可學。
已厭捨無因緣，　安隱至見滅盡。
上不憍下不懼，　住在平無所見，
止淨處無怨嫉，　雖乘見故不憍。」

佛說是義足經竟，比丘悉歡喜。
佛說義足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